

■青春岁月



# 照相疼不疼

□赵越超 文/图

当您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时，您一定觉得我可笑至极，以为我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情景，我的“可笑”是带着心酸的。

在我家的相框中，有上百张颜色不同大小不一的老照片，在这些照片里，唯有一张照片“与众不同”，只见这张照片上，有一个蹲在大人前面的小男孩，闭着眼睛，双臂紧绷，双腿依稀可见的泥斑，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这个小男孩就是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东北松嫩平原的一个小山沟里。当时，对于城镇人口来说，布票、粮票、肉票等等凡是与吃喝拉撒睡有关的，没有不需要“票”的。而对于像我这样在农村出生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见识过什么“票”，吃饱肚皮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也是唯一的任务。那个时候，全国山河一片“穷”，农村穷到什么地步？有个小品的台词说得好：“耗子高兴地进家门流着眼泪出来的”，确实如此。贫穷，是那个时代的“代名词”。吃饭都是问题，更谈不上文化和娱乐，没有电影电视，有的只是和泥摔泡泡、秸秆做长枪……整天在一个巴掌大的山沟里玩耍，除了玩泥巴就是玩泥巴，能有什么见识。

一年夏天，二舅、三舅当兵回来探亲，说是要给我们全家照相。我好奇照相能不能像打针似的疼呢？心里七上八下。

当时，我正和小伙伴们在池塘玩水呢，当哥哥叫我回来照相时，我心里一直纠结着。回家后，只见爸爸妈妈坐在凳子上，哥哥姐姐站在爸爸妈妈后面，妹妹蹲在爸爸妈妈前面，旁边给我留个位置，舅舅们让我抓紧蹲

下，我用疑惑的眼神望着舅舅们，突然冒出“照相疼不疼”这句话，大家伙儿被逗得哈哈大笑。三舅逗我说，疼。

我以为真的很疼呢，所以，拍照时，忐忑不安，紧张兮兮。二舅说，准备好了，开始照了。只听“咔嚓”一声，我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当三舅说照完了。我一听，睁开了双眼，疑惑不已，并没感到疼痛，这是怎么回事？后来，舅舅解释说，照相是通过胶片把人的影像储存起来，怎么会疼呢。

舅舅的话，我似懂非懂，但总归知道了照相这回事。

至今，这张闭了眼“怕疼”的照片我还一直保存着，它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当兵入伍来到了部队，不仅照了很多彩色照片，更有意思的是，我还从事了和照相有关的工作。当时，我作为师政治部的报道员，每天带着相机下基层采访，在学习室、在训练场、在操作间……凡是有战士的地方就有我的身影，每天我将拍摄的胶卷带回来进行冲洗，然后，再将战士们风采发给相关媒体……三十年来，我拍摄过祖国的大好河山、战士的生活训练、百姓的幸福日子等等，几千张胶片一直保留着。

四十多年过去了，从食难果腹到总体小康，巨大的历史飞跃在每一处村庄、每一座城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见证。

如今，我们走进了新时代，国家的日子好过了，因为祖国强盛起来了；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人们也就有了更多的理想 and 追求；我的日子好过了，才会发现更多的美，更会用手中的相机记录这些美的瞬间。

# 怀念乡愁诗人——余光中

□林颐

冬天的雨，总是让人生愁。听闻，余光中先生病逝……

大陆读者对余光中的了解，很多是从1971年写的那首《乡愁》诗歌开始的。其实，《乡愁》是一壶陈酒，经了岁月长久的酝酿。

余光中在1928年生于南京，乱世飘零、颠沛流离，去国别乡的黍离之悲，于少年时代便早早铺就了他的人生底色。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余光中细诉少年时代避乱四川，向往乘坐火车去远方游历，渐渐地，记忆漫漶，像铁轨一样穿行过人生的各个站点。就这样时序纷飞，从上海到安南、到昆明，然后是台湾，接着是美国、欧洲、香港，长长的铁轨、长长的记忆、长长的一生！

《思蜀》、《黄河一掬》、《金陵子弟江湖老》……余光中如屈子行走水湄，心念故土、魂系故人，笔墨中并无悲愤狂狷，只多了一份百转千回的深情，把海峡的这一头与那一头串联在数不清的诗文篇章里。

《乡愁》盛名太赞，许多读者以为余光中是“乡愁诗人”，其实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横涉西洋文学艺术”（董桥评价），涉猎极广、多有建树。他在《四窟小记》中写道：“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年

少气盛时他曾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他将第一部散文集冠名为《左手的缪思》，以彰显诗为正果，文为副业，评论、翻译为余事，皆隶属“第三只手”；此外他还钟情于绘画、音乐以及天文、地理、历史，诸般种种，星月辉映，造就一个“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余光中并非一个只埋头书斋的作家，他的眼光投射在个人之外的世界。《我的写作经验》、《六千个日子》等文，不仅系统阐述了余光中的文艺理论，我们更能了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生态。作为“蓝星”社重要成员，余光中最厌烦“伪虚无的流行”。现代诗也当继承《诗经》的开朗，“喜悦和悲哀，同为生命的两大动力”。

学者、作家身份之外，余光中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师、为人友，那些写日常、写读书、写交际的文章，少了肃穆多了活泼，更显亲近与平易。《沙田七友记》写宋淇、

高克毅等友人，笔端多谐趣，《文章与前额并高》，估计梁实秋先生看到了，也只能无奈摇头，嗔怪他“你呀，你呀！”《我的四个假想敌》亦庄亦谐，笑谈中蕴深爱，令人捧腹之余倍感温馨。

秋夜辗转难眠。诗人披衣起床，在昏黄的灯下，提笔给他的老朋友写信：“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并作诗《蟋蟀吟》：“中秋前一个礼拜我家厨房里/怯生生孤零零添了个新客……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朋友接信后，来了灵感，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诗人名叫余光中，那位朋友是流沙河。

这样冷清的季节，重新翻阅余光中的作品，遗憾先生的离世，心情又渐渐地得到了暖和。先生享年90岁，这辈子锦绣繁华、凄风冷雨，大约都看过了，留给人世的丰盈，让人在以后的岁月里，永久地怀念他。



## ■工友情怀

# 我们在荆棘中前行

□王卓卓 文/图

地质工作是辛苦的，经常需要翻山越岭。地质工作又是有趣的，可以到不同的地方，深度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地质人需要有不怕苦的精神，地质人需要有以苦为乐的情怀，地质人更需要宽阔的胸怀和彼此帮助的热心。

2017年11月，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四名员工远赴福建省漳州市开展地热资源前期勘查工作。

11月的北京已经是寒风凛冽，11月的福建还是温暖如春。北方的你也许会羡慕，那些去福建工作的工友，他们可以在福建如春的气候中，开展地热资源前期地质调查工作，享受温润的气候。你的羡慕不无道理，11月的福建气温适宜，空气湿润，而且这个时候很少有台风的侵袭。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在适宜的气候下，他们在荆棘遍地的工作环境中，从事着非常艰苦的工作。

福建省漳州市工作区周边地形复杂，高度差很大，有平地、有山坡、有农田、有森林。农田是绿绿的蔬菜，一派生机盎然；山坡上树木依然苍翠，但草已枯黄，荆棘横陈在路上；森林里的荒草往往一人多高，走在里面，人仿佛被荒草淹没了。

为了开展地质调查，王工和苗工两名男职工带领小郭和小杨



两个女孩，穿行在田野、在森林、在村落、在山上。

由于地形复杂，他们只能把车停在开阔的地方，背着仪器一边走一边工作。野外艰苦枯燥的环境并没有让他们垂头丧气，他们以苦为乐，边工作边开着玩笑。地质调查到一处山坡上，这是此次的一个关键点，山坡很陡且荆棘密布。苗工和王工建议他们两人上山，让小郭和小杨在下面等着。两个女孩却坚持要跟他们一起。苗工和王工在前面开路，小郭和小杨在后面紧跟着。地质人，不分男女，从不娇气，

从不胆怯。

11月的福建，中午太阳照在脸上，明晃晃的，温度很快攀升到30℃。他们四个人热得汗流浹背，但却不敢脱掉衣服，因为周围草有一人多高。在有些枯黄的草中穿行，不仅容易划伤皮肤还可能被蚊虫叮咬。

经过一个坡度较大的山坡时，王工和苗工用鞋子、锤子和铁锹将枯草压倒，将山坡稍铲平一点，率先爬上山坡。但由于坡度较陡，小郭尝试了很多次，就是爬不上去。

看到小郭喘着气站在山坡下，王工二话没说，伸出援手。他把铁锹头冲着自己，担心铁锹头不小心会伤到小郭。小郭紧紧抓住铁锹把，王工用力把小郭拉了上来。

这一镜头被在后面过来的小杨看到并抓拍下来。在荆棘中前进，并被年长者拉上山坡。这不仅仅是爬山，而是我们工作与生活的写照。这里面包含着浓浓的工友情，这里面也有着我们工作的传帮带。

时光流逝，从福建回来半个月了。小郭每每想到和大家一起在荆棘中前行，想到王工把她拉上山坡的情形，总是幸福满溢。在这样一个温暖的集体中，这份工友情怀，值得让人永远铭记。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